

GREEN
CLASSICS LIBRARY

绿色经典文库

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

[美] 蕾切尔·卡逊 著
吕瑞兰 李长生 译

by Rachel Carson

Translated by Lu Rilun & Li Changsheng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绿色经典文库

GREEN
CLASSICS LIBRARY

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

[美] 蕾切尔·卡逊 著
吕瑞兰 李长生 译

by Rachel Carson

Translated by Lu Rilan & Li Changsheng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ilent Spring
Copyright ©1962 by Rachel L. Carson
Copyright renewed ©Roger Christie 1990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97 by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rances Collin Literary
Agent Trustee U-W-O Rachel L. Carson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吉林省版权登记
图字:07—1997—142

(吉)新登字 01 号

寂静的春天

(美)蕾切尔·卡逊 著

吕瑞兰 李长生 译

范春萍 责任校对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插页 1 282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200 册

ISBN 7-206-02808-x

G·739 定价:19.8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纠



蕾切尔·卡逊

总 序

环境和生态问题事关人类的生存大计。我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时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相当严重，环境状况不断恶化，但有关调查却显示，我国公众和学界的环境意识均非常欠缺。我们深感，弘扬绿色意识、倡导绿色观念、确立绿色伦理，是我们走向新世纪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而又艰巨的文化工程，中国的绿色事业任重而道远。

在世界环境运动史上，有许多绿色著作以其对生命和自然的深刻体悟、对美丽荒野的细致描绘、对家园毁损和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历史性反思，感动过成千上万的读者，激励他们自觉投身于环境保护的事业中。其中许多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公众的巨大震动，成为人人争读的畅销书，有些甚至被誉为“绿色圣经”。

正是这些书籍的广泛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改变着整个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促成了一系列国际性环境保护机构和组织的酝酿成立及国际性环境保护运动的风起云涌，也在一定意义上延缓了某些环境劫难的发生时间……

然而在我国，这些著作有的还没有被翻译过来；有的虽然有中译本出版，但无声无息，影响很小；有的虽然翻译出版之

后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并未给读者展开一个绿色的视野。《绿色经典文库》郑重征购版权，将这些久负盛名的绿色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给我国读者。

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运动在中国尽管历时不长，但也涌现了不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绿色经典文库》精选其中的代表性著作，以记录绿色精神在中国的成长历程。

我们希望，这些绿色读本的系统出版能够形成一股绿色冲击力，增进和深化全民的环境意识；我们也希望，《绿色经典文库》能够成为一个绿色思想库，使中国的学界在消化吸收绿色观念方面有第一手的基本文献可以依靠。诚望各界有识之士对选题和译本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出好这套文库，共同为中国的绿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吴国盛

1997年10月

To Albert Schweitzer

*Who Said : "Man Has Lost the capacity to
foresee and to forestall . He will end by destroying
the earth ."*

献给阿尔伯特·史怀泽

他说：“人类已经失去了预见和自制的能力，
它将随着毁灭地球而完结。”

*The sedge is Wither'd from the lake ,
And no birds sing*

Keats

枯萎了湖上的蒲草
销匿了鸟儿的歌声

济慈

I am pessimistic about the human race because it is too ingenious for its own good . Our approach to nature is to beat it into submission . we would stand a better chance of survival if we accommodated ourselves to this planet and viewed it appreciatively instead of skeptically and dictatorially .

——E. B. White

因为人类太精明于自己的利益了，因此我对人类是悲观的。我们对待自然的办法是打击它，使它屈服。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多疑和专横，如果我们能调整好与这颗行星的关系，并深怀感激之心地对待它，我们本可有更好的机会存活下去。

——E. B. 怀特

Author's Note

I HAVE NOT WISHED to burden the text with footnotes but I realize that many of my readers will wish to pursue some of the subjects discussed. I have therefore included a list of my princip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rranged by chapter and page, in an appendix which will be found at the back of the book.

——R. C.

作者提示

我不想用脚注负累读者,但是我觉得会有许多读者希望追踪一些论题的线索,所以,我逐章逐页地列出了我的主要文献来源目录,置于书后的一个附录中。

——雷切尔·卡逊

译 序

《寂静的春天》于 1972 ~ 1977 年间陆续译为中文，开首的几章曾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环境地质与健康”上登载过，全书于 1979 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 年后的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吴国盛先生及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协同努力下，这本书得以纳入《绿色经典文库》再版。我们衷心希望，这本彪炳史册的著作为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带来的启迪和推动，能够继续下去。

《寂静的春天》1962 年在美国问世时，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你若有心去翻阅本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你将会发现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确实，回想一下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这儿，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

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她是否知道她是在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挑战？《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蕾切尔·卡逊 1907 年 5 月 27 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泉溪镇，并在那儿度过童年。她 1935 年至 1952 年间供职于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环境问题。在此期间，她曾写过一些有关海洋生态的著作，如《在海风下》，《海的边缘》和《环绕着我们的海洋》。这些著作使她获得了第一流作家的声誉。1958 年，她接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奥尔加·哈金斯（Olga Owens Huckins）的信，诉说她在家居后院所饲养的野鸟都死了，1957 年飞机在那儿喷过杀虫剂消灭蚊虫。这时的卡逊正在考虑写一本有关人类与生态的书，她决定收集杀虫剂危害环境的证据。起初，她打算用一年时间写个小册子，但随着资料的增加，她感到问题比她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为使论述确凿，她阅读了几千篇研究报告和文章，寻找有关领域权威的科学家，并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在写作中，她渐渐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她的一个朋友也告诫说，写这本书会得罪许多方面。果然，当《寂静的春天》在 1962 年一出版，一批有工业后台的专家首先在《纽约人》杂志上发难，指责卡逊是歇斯底里病人与极端主义分子。随着广

大民众对这本书的日益注意，反对卡逊的势力也空前集结起来。反对她的力量不仅来自生产农药的化学工业集团，也来自使用农药的农业部门。这些有组织的攻击不仅指向她的书，也指向她的科学生涯和她本人。一个政府官员说：“她是一个老处女，干吗要担忧那些遗传学的事。”《时代周刊》指责她使用煽情的文字，甚至连以捍卫人民健康为主旨，德高望重的美国医学学会也站在化学工业一边。卡逊迎战的力量来自她对真情实况的尊重和对人类未来的关心，她一遍又一遍地核查《寂静的春天》中每一段话。许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她的许多警告是估计过低，而不是说过了头。卡逊本无意去招惹那些铜墙铁壁、财大气粗的工业界，但她的科学信念和勇气使她无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斗争。虽然阻力重重，但《寂静的春天》毕竟像黑暗中的一声呐喊，唤醒了广大民众。由于民众压力日增，最后政府介入了这场战争。1963年，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书中结论。该委员会证实卡逊对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是正确的。国会立即召开听证会，美国第一个民间环境组织由此应运而生，美国环境保护局也在此背景上成立。由于《寂静的春天》的影响，仅至1962年底，已有40多个提案在美国各州通过立法以限制杀虫剂的使用。曾获诺贝尔奖金的DDT和其他几种剧毒杀虫剂终于被从生产与使用的名单中彻底清除。

由《寂静的春天》引发的这场杀虫剂之争已过去35年了；当尘埃落定之后，许多问题变得明澈。第一，虽然DDT和其他剧毒农药已被禁产、禁用，但化学工业并未因此而垮台，农业也未因此而被害虫扫荡殆尽；相反，新型的低毒高效农药迅速发展起来，化工和农业在一个更高的、更安全的水平上继续发展。当环境保护刚起步之时，我们常在“要环保，还是要经

济发展”的质问面前犹豫。在“经济—环保”这一矛盾面前，采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才能扭转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寂静的春天》及其后的一段历史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第二，虽然卡逊在这场斗争中获胜，虽然一些剧毒农药被禁了，虽然尔后更多的环保法令和行动被实施了，但我们的环境在整体上仍继续恶化。每年新出现的环境问题比解决的多，环境危害正由局部向大区域甚至全球扩展。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不是由于我们无所作为，而是我们尽力做了，但却无法遏制环境恶化的势头。这是一个信号，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的人类已失去把魔鬼再装回去的能力。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环境问题仅靠发明一些新的治理措施、关闭一些污染源，或发布一些新法令是解决不了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植根于更深层的人类社会改革中，它包括对经济目标、社会结构和民众意识的根本变革。如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推动了许多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对立统一正在上升为引导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新矛盾。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我们最终失去了清洁的空气、水、安全的食物和与之共存共荣的多样化生物基因，经济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社会组织还有什么功效呢？20世纪后半叶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突飞猛进的时代。在这个小小的蔚蓝色地球上所出现的新思考中，全球环保意识的迅速觉醒是最具根本性的。一个正确思想的力量远远超过许多政治家的言辞。如今，卡逊的思想正在变成亿万人的共同意识，这一新意识的觉醒正为人类社会向新阶段迈进做好准备。

世界各国虽国情不同，但面对这一跨世纪改革时的痛苦思考是共同的。中国，由于她特定的社会、文化、人口和经济条件，环境与资源的问题会显得更加严峻。如果这一问题解决得好，中国有希望成为一片文明昌盛的人间乐土；若解决得不

好，中华民族将会经历更深更苦的磨难。这是全世界所有中国人的关切和忧虑。

感谢《绿色经典文库》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改正当初翻译时未能深刻理解从而未能准确译出的地方。除改错外，在初版中被略过的原作者前言、致辞、致谢，主要文献名录及索引都在此新版中补齐。另外，为方便读者，书中涉及的人名也中英对照附上。

吕瑞兰 李长生

1997年7月30日

于新罕布什尔州立大学

致 谢

1958年元月我收到了奥尔加·哈金丝(Olga Owens Huckins)的信,信中谈及她生活的小村镇已变得毫无生气,她的痛苦经历迫使我把注意力急转到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于是,我意识到必须要写这样一本书。

从那时起,我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帮助和鼓励,我无法将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那些毫无保留地让我分享他们多年经验和研究成果的人们广泛地代表了许多方面,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许多专业人员。对所有这些人,我在此对他们慷慨付出时间和思想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另外,我要特别感谢那些花费时间阅读这本书手稿并基于他们专业知识而提出见解和批评的人。虽然,我对这本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要承担最终责任,然而,如果没有以下专家的鼎力相助,这本书的完成将是不可能的。他们是梅约医院的医学博士巴索罗门(L.G. Bartholomew),德克萨斯大学的比赛尔(John J. Bieseke),西安大略大学的布朗(A.W.A. Brown),康涅狄格州西点军校的医学博士毕斯凯德(Morton S. Biskind),荷兰植物保护局的布列吉(C.J. Briejer),罗布和百谢维尔德野生生物基金会的

科坦(Clarence Cottam),克利夫兰医院的医学博士克瑞尔(George Crile),康涅狄格州诺夫克的爱格乐(Frank Egler),梅约医院的医学博士哈格雷(Malcolm M. Hargraves),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医学博士胡珀(W. C. Hueper),加拿大渔业研究委员会的克斯维尔(C. J. Kerswill),荒野学会的穆利(Olaus Murie),加拿大农业部的皮克特(A. D. Pickett),伊利诺斯州自然历史考察会的斯格特(Thomas G. Scott),塔福特公共卫生工程中心的塔维尔(Clarence Tarzwell),和密执安州立大学的渥拉斯(George J. Wallace)。

写任何一本涉及大量事实的书,其作者都要依赖于图书馆馆员的技能与帮助。我同样受益匪浅,特别要感谢的是内务部图书馆的约翰斯顿(Ida K. Johnston)和国家健康研究所图书馆的罗宾逊(Thelma Robinson)。

作为本书的编辑者,保罗·布鲁科斯(Paul Brooks)多年来一直坚定不移地给我鼓励,并多次毫无怨言地推迟出版计划以配合写书进展。对于这一切,并对他精湛的编辑能力,我将永远感激不尽。

在庞大的资料收集工作中,我得到了埃尔格(Dorothy Algire),戴维斯(Jeanne Davis)和达福(Bette Haney Duff)的全力和有效的支持。如果没有我的管家斯布罗(Ida Sprow)的尽心照料,我也许不能写完这本书,因为有时处境确实困难。

最后,我还必须向许多我不相识的人致谢,是他们赋予本书的写作以价值。他们敢于挺身而出,反对那些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毒害这个人类及其他生物共享的世界的行为。他们现在还在各个方面进行战斗,这些战斗将最终取得胜利,并将理智和普通常识带回给我们,使我们与环绕着我们的世界和谐相处。

蕾切尔·卡逊

前 言*

副总统阿尔·戈尔

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成为一些事件的起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资源保护——环境主义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辩论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DDT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

* 胡志军译，吴国盛校。